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八

十八陽

江 九江府十

祠祀

江州先易於莘蕪，皆稱王儼有廟。傳曰：祭祀者，人心之所自盡也。可以合天下之散馬。夫人有智欺一世，而不敢欺幽冥，有以形迹為難信，而反信於無朕者。聖人以為天理未泯也。故借祠祀以感發之，非謂神有禍福之操可徵得而避喪也。代德下衰，恒於死生之變，而懵於憂患之故，謂無妄之福可以祈得。於是植叢廬，踞兒位，默者秉之以為姦，愚者惑而莫解。上之人又從而媚之，孰知祠之本旨哉。夫老氏所宗，皆昭布森列之象，本導人以首愆改行，淳屠氏學，先戒定，不專福田利益。祠廟本以秩山川之望，與雲雨澤萬物祀先哲，勸德之在人，而能禦大災大患，是豈行智慮而徇所指哉。江州未能無荆揚機鬼之俗，然郡縣所崇皆祀典康廬率老佛之祠，而淫祀少衰焉。聞民心使不外誅，特在賢師帥與鄉先生之教耳。予故類別之。若宮觀若寺院，若廢巖若神廟，若祠堂，總曰祠祀志。

宮觀

康廬靈秀。天眞所降。羽人所棲歸。自山南屬南康。而觀額半隸之。其存者多古迹焉。

德化縣在城。天慶觀。在薛家坡。本唐繁極宮。開元二十一年建。有太清

殿。玄元皇帝像。銅鑄。明皇御容侍。唐稱秦出老子。改進之。前志載。寶殿像

鑄鐵。重不可昇。而大作。遂遷故處。本朝祥符三年。詔作聖祖殿。時詔諸

州。置天慶觀。許改用舊宮號。故江州以紫極應詔。五年改今額。天禧中

士王中正。藥金成。鑄寶牌分鑄。觀有李太白感秋詩。何秦園秋聲。蕭何

愍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泉妙。浩然媚此獨。白衣兩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土決。羣詩奉主上。四十九年非。一枝不可優。野情轉消

散。世道有翻覆。閭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蘇東坡黃山谷和。道士卓絕。

刻太白詩。已有道術氣。鄭、程草就玉芝。見如於東坡。坡元豐七年再至。刻

祀亡矣。其後明彌徵。以刻本呈。故追和。崇寧初。山谷繼和。且序云。欲崇

飾宮殿。規摹遠甚。俗緣淡薄。不能成就。及至洞微宮殿。崇成便齋曲房。

松竹。薈蔚。軒敞開塞。宜冬憚夏。皆慮通物者也。又婢文多藝。坡公所以每

至。則題連跋。三詩。世稱尋陽三絕。又有秋聲玉芝蘊。設三軒。山谷皆賦。後

立三賢祠

題詠東坡和

寄臥虛寂堂

月明浸踈竹。冷然洗人心。欹欹

不可掬。流光發詠歎。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緬懷卓道人。
白首窮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奔墓。變化不可覆。惟應王
芝老。持得蟠桃熟。山谷和。不見兩謫仙。長懷倚脩竹。行遠繁經窟。明
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孤柱閑顏
波。不疑更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半久不獲。因之
酌蘇李。雙肥杜勝熱。燕今塞和。余年四十九。憊分。蓋城竹。悠然望匡
廬。秀色良可掬。緬思二先生。風流昔所獨。紫極感秋吟。北牕和月宿。茲余
還一更。與合若龜卜。行年適相同。妙語難再復。枕屢薰經從。陳迹猶可復。
懷人夜永歎。歸歌清膳無。易祓稻。我無適俗韻。盡剖江成竹。惟有雨
山禽。對之若可掬。秋室風露清。豈不念轔獨。行年四十九。亦復此枯宿。二
子亦有契。茲期定前卜。泛觀空壤間。物利織以復。消息固常然。天地非反
覆。姑置勿復言。新舊已清熱。三軒山谷詩。秋聲。誰居空閨扇素簾。
情與無情並時作。是聲皆是恨。極來更莫辛勤問南郭。瓊芝。卓仙在。
時養瓊芝深根。固華活人命。陸澄來此問。何草。但告渠是唐夢鏡。龜殼
紫極宮中三百體。道人獨藏一神屋。聞軒納惠星。月明時。有白雲來伴宿。

易祓和一枝。自是鷗鵝集。一居猶勝蠅牛屋。道人身外本無求。况有塵
軒可棲寓。友牕納息三百宵。也勝劉賜財金屋。問子多智亦多窮。何如

連葉安巢宿。千歲蟾蜍猶得仙。百年拘祀足延命。也須點鐵自成金。未信
磨磚能作鏡。熟令憲四頭。四十九年非。又向畫城祀一麾。蘇平北憲

明月夜。謫仙紫極感秋時。來遊禹契二首跡。於戲難醉五字詩。前輩風流
淪落盡。何人為種玉田芝。

開元觀

在赤土坡。本晉索真君宅。後為招

隱觀。至唐改今額。有真君井。

有記在第宅類。銅鑄明皇御容。開元二十六

載

故。

諸鄉

太平興國宮

在聖治峯下。本唐九天使者廟。開元十九

年建。初明皇以二月望半夜寢。元符殿夢明衛從空有神朱衣冠帶采半
而下。曰。我九天使者。被帝命採九天九地生靈罪福。啟於詹山西北直下

宮。後五百福及生靈。自有基址材植。但須功力彌詰。御舍元殿。以諭

羣臣無信者。城神降殿庭。乘青龍半緣雲捧足。有金童玉女靈官五伯。九

江十二漢神咸從。帝拜神左手約之。帝命告道子走筆寫圖。頃臾不見。乃

敕內侍張奉國。道士張平公同江州刺史獨孤棋。尋陽令魏昌脩。奉詣山

西北。果有天成基迹。巨材數千。皆有水浪。一夕隨漲推至。隨用隨足。或云

此九江王所據作宮殿。沈之盆涌者也。西廊架礎伏碑之上。澍拜之聲聞

于地外而不蟄神光燭夜工役忘倦旬日告成有夢告之者曰諸室升
廟北壁有訪之半獲前殿額明皇御篆繡篆像設皆內降畫本殿壁繪真
人二十有四道子觀葉精神絢爛骨相奇古殿前鼎峙三間左景陽右朱
改中柯三清後殿祠北辰衆星右廡藏室及祀直事神光降而宣神旨者
左祀張靈官徐鍇南唐名通玄府等元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初
賜觀額景德二年重修有詞起碑元豐進號應元保運真君并錫御書殿
榜泥金仙衣詔曰運妙用跨太虛高極於九霄達陰於八表巡上下傳
觀廣察是惟靈山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為福然隆名微稱歷
代置而不詳甚非所以答坤明之意可進號九天採訪使者惠元保運真
君庶幾尊殊祥復嘉氣以崇慶生靈先是道主閻君治地得五色土破
之有銅錢一枚曰應元保運及詔下徵稱與錢文符祠官熊本以錢付數
使廖維歸秦且記之政和中致玉冊雖此和五年歲次乙未六月己亥
湖四日壬寅皇帝召謹百拜言曰大道無形則實而張名至神不測即
事以奉功惟皇帝陰陽下民委命貴神者茲率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
真君運妙用超人群出入有無巡遊上下傳觀廣察周行而不殆福善禍
淫庶物而不威在昔神考嚴恭實畏明德恤祀帝用居故百神受職發揚

至親。肇造微誠。謂其顯仁利用。絕於有形之始。故曰應元錫美降康是衍無緒之休。故曰保運。教書肅穆。奎璧燦然。露衣綠幢。金碧焜耀。而典器未備。屬在後人。肆惟非德。昭休聖緒。惟大道是興。惟前烈是承。論張景鑑。刊鑄嘉玉。具舉縕禮。確述先志。伏惟精誠所嚮。荷應昭答。孚祐眇躬。膺受多福。賴我有邦。億萬斯年。惟特報祀。其永無致。宣和七年升宮。御書宮額以賜。中使奉蹕。有靈蛇護母。水歛迎導。儀具順風。七日而達。淳祐加號妙化。每歲春秋必祭。三歲郊禮成則謝。凡兵革之事必禱。興國勸每二月八月望各致祭。三年郊畢。降御名青詞表以為定式。建炎元年冬。賊張遇圍江州。州人望山號呼。忽觀旌旗騎從現雲來。圓光中有真相。如乘龍馬。萬目齊瞻。須臾大雪。賊不能露處。殺獲甚衆。賊遁去。守陳彥文陳謝。詞云。近以淮寇猖狂。光庭暴橫。水陸並進。破竊據於江城。矢石交攻。將盡屠於生糞。望琳宮而請命。鑿丹闕以祈哀。威現旌幢。氣成龍馬。祥雲四合。知神騎之護持。大雪連朝。覲烽之潛摺。唐文若題乾道改元十月。被旨躬致御香。鑄于九天。採訪真祠。祈疆土事也。是歲鄰敵通和。三邊靖謐。明靈之應如響。願執事其敢不敬。歸故鄉。吳曠遣僞將祿禧扼夔門。本路帥張介解付之。二月二十四日泊萬州。客有趙津者。善降神。為介卜去就。忽

大書云吳儀世受國恩。謀僭叛陷蜀左袒。九天使者委其事。上帝震怒。歎滅其族。事不出三月。介禮而斂之。三月初十至忠州。逢露布。曠果以二月二十九日誅。介裹客折襯驚嗟。萬古興州二百餘里。神之降先驗死五日。異哉。宮有閣奉御書。太宗至仁宗凡三十七十四軸。閣下列青龍白虎半。兩廡繪室官五百作詔院。手門扁篆元景曜之門。事見劉德本傳。宮之明皇殿及金銅真君像。皆唐迹也。宮左爲道院。希微堂有周茂叔詩。題瓦順之道院。壁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客不啻來。社事已如火。未約宜在武寄語。地上客屢。亂誰催。次授墨堂墨泉。皆呂仙迹。語在胡洞微傳。天籟堂有東坡畫壁。洪芻跋東坡先生頌作枯木怪石於天籟堂壁間。有力者負之而走。友獨留其影於玲玉坊。李氏因刻之。琬琰。靖康元年六月癸丑。據章洪易書。老圃堂有山谷紀遊。黃庭堅自江西來。會王寧朱寔通主湯居善。周隱已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子。曉發東壁。餘景還轉。五岳接雲。其中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惚恍。功惟春寧。於赫皇極昭融。

亭造。唐握玄珠。祥玉大寶。蒼琅集觀。紫雲宗道。致享百神。深因五老。乃瞻崇
古。辟靈之鏡。三象淳精。十華仙使。威清雲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真曲炳輝。
章明德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扈仙儀之肅肅。睠瑞彩之煌煌。樂琳宮之
照。擗琪樹之晨光。耀輝乎翼輩。玉金兮調香。擷五芝於瑞嶺。舉八桂於麗渠。
龍吟鳳舞。天路長青。雲衣兮白。靚裳兮空。歌於瑤磬。舞羽袖於瓊臺。冥激兮
福宇。縹渺兮神極。率匹水之布流。睨煙爐之綺色。鶴語於千歲。翥鸞采兮
一息。峰河真母。將易達碧海。仙姑森雜測。奉至道於三丘。奉休符兮萬德。祀
真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潛觀使者徵祥記。云云。問元神武皇帝肩
圖。馭層出震承天。陽春涵惠澤之滋。玄古與匪常之頌。云云。建茲祠室。嚴端
屏臻。置立已矣。堂廡有五一也。山道水阻。運木頗艱。不雨不風。水忽漂漲。汀
州泛溢。波搖近山。計木纔登。水便復舊。江人稱異。老少咸嗟。其二也。窮地形
勝。林芳淵清。野竹散林。則連崗距谷。丹松雜色。別究出崖生。私訪者失路迷津。緣
縣水陸皆經。時有數百人求渡。云我今往廬山。謂使者廟。汝載我渡。當酬
汝直。留錢經宿。或成紙錢。其五也。使者騎從。刻削取人。或沈或木。

忽有數騎。流汗霖霖。凡此五事。前世罕聞。良以聖德潛通。遂使休祥煥著。
云云。徐鉉張靈官記。開元中詔置九天使者廟于廬山。真靈威秩。率
由釋教。應門左右。閨五百靈官之像。馬天祐初。江西達師周平王鍾公。遣
道士沈太虛。設配於廟。太虛懼罷。恍然若夢。見陶像一人。前揖太虛曰。予
張懷武也。嘗為軍將。微有陰功。及物。常命為靈官。既寤。訪懷武之名。無能
知者。歸以語道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邑。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
許某。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
甲辰年大飢。聞豫章稍稔。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焉。既即路。兩軍相不
相容。已至武昌。寡勝大閘。駐日。將決。築葉之不可。懷武乃攀動上成樓去
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欲性命爾。柰何不忍小忿而
相攻哉。凡兩軍所以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我與汝等死。兩軍為一。無犯
難矣。遂自到。於是士衆皆慟哭。乃相與和覩。及豫章無逃亡者。許但懷
其舊恩。不知霍官之事。沈君常以此語人。鉉據間斷論。辛酉歲。扈從商
獲謁祠宮。道正重處。明出沈君所述。傳求潤色為戲。古之君子。体至公。綜
萬殊。虛心存誠。事至而應。道苟行矣。何必在己。物既濟為何必專利。故有
歸全以為孝。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焉。非清真之氣不

能衛其義。非靈仙之位不足寧其神。招報動乎上。則靈應乎下。然則天之愛民甚矣。告爾百代高山仰之。洪芻奉安王母記。今上蒞天下之十
六年。以意承考。以道交神。而神祗祖考安樂之式瞻四方。廟神不宗。乃眷南顧。惟應元保。遷真君。降降庭止。在帝左右。若指神孝。肇追鴻號。而興母未備。適追繼承。其在我後之人。乃命有司備禮。冊命焉。遣內侍省黃京奉玉冊以至。晉文有皇帝名。且曰謹再拜言。真恭如是。守土之臣。與縣令祠官。跪起薦進。惟謹嚴肅。刻以嘉玉。貫以金縢。藉以文歸。外匣下床。形繫紺飾。光彩焜耀。不可名狀。冠褐之流。歡呼鼓舞。動色相趨。既而奉安於別殿。之聞以華之。後一年而祠更巨易。寶來奉香火。黃冠羽衣。無慮二百輩。進曰。主上原道德之意。寅奉明神。聿脩閭典。禮重文蔚。而樂石不刊。無以鑄
王靈。示來世。非考於文學者。其誰宜焉。臣芻曰。道士言是謹。按錄異記。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曰。我九天孫訪使者也。當館戒於廬山。明日又降於庭。命吳道子寫狀。達內供奉持真圖。建祠廟於山之陰。明皇親篆殿額。以賜其文。曰。九天使者之殿。而無採訪之碑。其榜固在也。建廟之初。祥異甚夥。事見李冰清。張景陳齊俞等記。故世謂使者之號。廬山之祠。皆唐始也。臣芻考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曰。五嶽皆

有佐命之山。嵩岱常華以少室。武當羅浮蒼地肺石。九河蓬萊精為佐
命分治。四嶽惟衡山孤峰而無輔。故黃帝省方南至于衡。請命上帝。乃建
潛霍二山為南嶽歸君。又拜青城為丈人。廬山為使者。荆使者之名尚矣。
真形圖雖興於中古。然歷代祖襲東晉之世。輯而成書。不可缺也。胡元中
用天台司馬子微言。勅立嶽各立真君祠。其說蓋出於真形圖。而開元詔
書。青城文人。廬山使者。廟道道士奉香火。祀五嶽真君祠。則如使者之神。
蓋德鎮之高真。祝融之火輔。云霄至南唐改號通元。隋至本朝太平興國
二年。始以改元賜今名焉。趙彥肅雲堂記。天下大官觀為國優老侍
賢之地。二在江西王隆太平是也。其營建皆出特旨規制。時有不同。至於
山川之勝。鋪動古今。則廬山為盛。高人勝士以不到為恥。而太平居之。然
官庭再造。今復百年。公界私庭。固有不備。惟雲堂獨無其所。以接待四方。
往來之意識者深。咎其不廣也。結定成子云。云。雲。是琴闕遺蹟。齋堂之側。以宿雲
來之。倡位草規劃。既唯且便。雖博遊廣覽之士。亦稱喜之。予以所學不入
時。辟徵闈。蓋二十年不以盛暑。新寒。多在山下。忘其留滞。獨樂於斯。有年
大風澄靜。四象垂清。千峯萬巒。擁衛宮宇。樓殿隱顯於雲煙穿林之處。地
發羨光。上屬昭回覽之外。適內融有憑虛馳空之興。因視虛虛。何啻三十。

萬里也。棲身勝境。靈襟水淨。況平倚壽庭之燈火。真靈不違咫尺。有得於
身則長生久視。形神俱妙。登遐太清。推以及物。則雲施鶴民。祕祝景命。方
天之休。至於鳥引熊經。方伎吐納。不足道也矣。抵老子之道。大澤物之
仁亦大。其用力省而見功倍。後世謾間淺知之士。見其土苴仁義禮樂。率
然多輕議之。是仁民愛物之未深。反經合道之不遺者。猶龍之歎。是孔子
之言。人特未易諭爾。時天下大溺也。苟能載以清淨。体乎天德。盡損文致。
一尚質樸。斯民庶幾其有生也。風可以清弊。可以絕也。家給人足。大盜自
已。兵革可以不用也。然非有志念可論此哉。蓋嘗聞之。天下多事。則萬象
間多異人。意者。迷情塵上。務留青輕玉公。如地工老。蓋公之流乎。此皆違
方之外者。安知公輩不有時來此堂中乎。吾今安得而見之。

題詠
冠準 離泉噴薄走虹蜺。遠岫嶧嶢玉圭若。有桃花鎮開落。遊人
應詔武林溪。時希琳碧噴峩峨。暫宮九天元在一壺中。龍虛殿隱精
生霧。光偃半鑒夜彌風。微暉玉光騰九宇。寶衣金色照元臺。太平基業垂
千樁。長仰真靈輔翊功。張漢考。神仙所居共福地。幸達仙官下人也。
開元聖主夢潛通九天。使者何靈異。峰節霓旌射紫霄。風吹仙袂邇飄飄。
群官拜舞所共觀。至今傳聞時未遠。眼前不見吳生筆。劫火俱焚餘缺壁。

當時社龐為一空。每對荊菴頰歎息。誰人再造成奇功。巍巍寶殿尤瓔構。
我乘折橋不為已。喜見氣象昇平中。郭祥正下馬雙獲節。凌晨極此貴勝。身孤峰半。縱目浮雲上。岩岩洞天路。藹藹靈氣王。古木藏春谷。飛泉落天隄。環心彩虹貫。隨腳仙飄飈。人寰杳何處。社路險已忘。高歌樂逍遙。撫掌遺得喪。長生真無術。靜理脚自放。咄嗟胡為哉。按馬十乘桂。李受香爐峯下宅。天官三界方知可。往還白石眼。前分世路。紫雲頭上接天班。
滄溟堂隔毫芒內。德劫肯歸將息間。但得心源到真境。凌虛鸞鶴會躋攀。傳謙受仙家。樓閣畫清芬。倦客停驛日欲曛。罕得使如陶靖芻。拂衣來此看孤雲。熊本採訪威神御九霄。當年金殿揖仙蹕。祥開國籞雖前世。福託生靈自我翻。聖主褒書光日月。清都顯號上瓊瑤。應元保運昌炎曆。萬斯年玉燭調條。見本傳王十朋。此來端不為行春。欲向廬山訪隱淪。聖主如容食祠祿。須為主管太平人。九天使者號真王。聖治峰
前古道場。五百年間聖君出。太平治勑過明皇。宋德之殷勤此別幾時還。結足應湧石洞間。辛亥在家貧亦好。何人似我老來閑。九天使者邀歸艇。五嶽丈人分半山。已是南回行脚了。歸休憶坐聽潺湲。楊長孺聖治峯前白玉壇。紫元洞裏翠瓊山。殿宇飛出雲煙上。院落分居水石間。

鶴鳳勝鷺長戲劇。餐霞飲露足清閒。何時蜕盡塵埃骨。擬立仙官第一班。

王阮 月闌峴屹不可攀。追分峰節下人間。起元立道幾千載。擇勝接

神。第一山。甘雨隨時豐。綠野真風與世參。朱顏山前老叟非仙骨。悵望東崖蘇篆班。岳珂。聖治峯前松檜寒。舊遊重此解歸檻。縛着身泉石無心。

客主寧寒山。正顧官老去。隱居居索府。新來雜歷歷黃冠。門東曾有劉仙洞。剝蘚勞步試。扣看吳潛。採訪真人坐玉虛。世間溫善不能誣。祇今

赤子干戈裏。此事還應倒劍無。聽內陳邑急雨翻九河。疾風鼓萬籟。呼童問何聲。遙砌泉一派。琳宮接真遊。幽邃異人界。松檜森羽林。見者

下馬拜。此來雲鄉來。下洗濁世階。鑒空接清冷。激石出澎湃。頽洞委金石。甘香窟沈澁。況當梅霖餘。倍增勢寧殺。客披山南歸。歷耳一呼怪。三峽怒

雷吼。雙布銀河桂。誰能轉此路。喧豗亦堪憇。快夜閑。隋無人。夢到嚴陵湖。吳潛。曉雨軒中惜榻眠。世間無味得能甜。朱陵境轉筆骨圓。取數今朝

太不廉。寒碧李彭。碧潤寒侵室。幽雲低度墻。看來山入坐。怪底雨鳴榔。留雲。郭祥正。留雲閑在青山半。留住白雲雲不斷。雲本無心安可留。自是人心要喚。何致隱約山光到戶。蕭疏竹影侵窓。晝靜

鶯聲啼鳥。夜深一枕寒江。吳潛。一泓霧氣漱石頭。萬竿脩竹助清幽。

聞來便覺吾忘我。身與春雲一樣浮。

李翠

郭祥正

木陰陰兮水潺

潺。冷氣逼人襟袖寒。神清似到紫玉府。月明如凭金闕干。姮娥為送桂花酒。
此境不應世人有。劉仙底事生嫌猜。戶閉戶閑空搔頭。吳潛千峯萬
嶂看仙宮古木蕭松亂翠中。風雨煙雲無限景。從今不信畫圖工。

廣福觀本漢廬君所續館舊在虎溪

道士實善識作記先生姓趙太祖

廟譜名續字子孝生楚越間師杜史老聃洞希夷之妙周武王時結茅南

障山寶珠清脩寡文游有一少年木雞振冠華雨風貌異常每訪談神仙

事先生異之延遇益厚一日詰之曰熟於風猷有日矣願聞姓氏及所居

少年曰姓劉名越居前山之左先生苟不棄辭歸幸希垂訪如見一石高

三尺許扣之當奉迎未幾先生至前山果見石如其言扣之石忽開若雙

扉一丫鬟迎先生入見丹霞綠繞翠微翻翔復有二青衣執降席前導臺

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名花異木不可名狀劉君顧黑玉冠朱紱

服迎先生升堂而坐曰太上命越居此保護學仙之子而潛贊其不違先

生陰功幾滿他日將居此期不晚矣飲以玉酒三酌啜足對

告別去反顧其所唯一石而已周定王問杜史在世神仙可得而乎對
曰東嶽有展禽南嶽有屈績西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

余是也。由是累有命召。皆辭不就。至成烈王後召。時先生已被上帝詔。自日登仙。聘使指所隱。空旌靖廬。因奏請以南障山為靖廬山。後以先生姓呼為康山。先生登真之後。帝命司吳楚水旱。授以降魔印。俾統攝瘟部。遇害毀神天。不忠寧君親者罰之。乃請印行疾。令人呼為和瘡先生。疫者禱之。即愈。漢武帝元封五年。南越祠名山至此。問何神主之。劉歆奏。臣堵得道于此。帝曰。謚為南極大明公而立祠。虎溪上。晉末屬門僧惠達至祠下。愛其勝絕。謁太守。稱伊寓言曰。昨夢先生捨祠到寺。伊以為然。遂還祠山口。而刻東林寺。且塑先生像為土地神。惠達厭其徒僂。以像侍遠側。而葛洪仙傳遺而不傳。延評張景詩云。惠遠強梁憑偽夢。葛洪疏略失真仙。正謂此也。天寶初。明皇命使致齋尊為仙廟。土民水旱。禱之皆應。開唐保大中。補國周宗。再加興建。奉發剏建莊以充齋號。本朝孫邇知江州。謁祠賦二詩。遂遷像出遠室。漢謚南極大明公。始有祠。晉以其地建東林寺。祠遷谷口。唐遣使致齋。秩為仙廟。嘗射掌明真人。南唐保大中重修。本朝治平中賜額壽聖觀。紹興末改今額。避德壽尊稱。開禧三年。聲新觀宇。細考海記。鄉人嚴事謂廬君。司吳楚水旱疾疫之柄焉。

記誄。陳元裕敍記。先生德逾河上。跡高嶺里。擅三之道。隆得一之靈。

司水旱則耕稼咸若。符祈請則鄉野以寧。功上善而無害。民于今而受賜。宜乎先天合契。興物玄觀。蓋徒然哉。屢復歲華艱歷。像宇彌敞。迭政莫光。其靈猷與。謝良知乎有待。不有棟廢于何鼎新。云云。威在庚子昇元之二載也。相國汝南公功競從龍。謀明負鼎。轉中樞而擁雙旆。控幽服而臨九江。乃廣故基。重振厥構。云云。孫遺詩并序。惠遠託夢達先生祠。結逆社。保德祐。善先生有力焉。乃有庸僧於十八賢傳後。烈先生傳。善不經久。舍木儒瓶。棄血食為天地神。塑像達制。達有靈安手。故為詩曰。先生產茲嶽。約已三千年。雲霞繞屐迹。紫霄為上仙。玉瓶升芝蓋。鋒節導雲軒。達公寫甲子。相去甚太懸。胡遺晉不綱。四海交烽煙。獨為高尚士。選勝求林泉。繫我神仙力。助我開金田。僧中愚昧徒。經史都懵然。設被先生像。待立達公前。達公有明識。非理應不然。云云。張景惠。達強果憑偽夢。葛洪踰略失真仙。若無靈廟名。應恨頓有神仙與姓傳。大中祥符觀。在蓮花峰。本漢仙人董奉館。唐建太乙宮。天寶初。後遷石塘橋。南唐復建太乙真人殿。保大十二年。本朝錫今額。宣和二年。詔封昇元真君。欽。朕頒闈至教。開悟群黎。破還遷古醇之一風。宜崇前世清修之士。董真人。忠真念道。專築致素。恬澄虛靜之守。超舉脫羣之外。名賓仙籬。已奉紫闕之道。祠有道